藏書/卷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藏書名臣傳卷五

一經世名臣

魏相

魏相字弱翁，濟陰定陶人也。舉賢良，以對策高第，爲茂陵令。頃之，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，丞不以時謁，客怒縛丞。相疑其有奸，收捕客按致其罪，論棄市。後遷河南太守，禁止奸邪，豪強畏服。會丞相車千秋死。先是，千秋子爲洛陽武庫令，自見失父，而相治郡嚴，恐久獲罪，乃自免去。相獨恨曰：「大將軍聞此令去官，必以爲我用丞相死，不能遇其子，使當世貴人非我，殆矣。」武庫令西至長安，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：「幼主新立，以爲函谷京師之固，武庫精兵所聚，故以丞相弟爲關東尉，子爲武庫令。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，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，何淺薄也。」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，事下有司。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，遮大將軍自言，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。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闕欲入上書，關吏以聞。大將軍用武庫令事，遂下相廷尉獄。久繫踰冬，會赦出。復有詔守茂陵令，遷揚州刺史。考按郡國守相，多所貶

。相與丙吉相善，時吉爲光祿大夫，予相書曰：「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，方且大用矣。願少慎事自重，藏器於身。」相心善其言，爲霽威嚴。居部二歲，徵爲諫議大夫，復爲河南太守。數年，宣帝卽位，徵相入爲大司農，遷御史大夫。四歲，大將軍霍光薨，上思其功德，以其子禹爲右將軍，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。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，言：「春秋譏世卿，惡宋三世爲大夫，及魯季孫之專權，皆危亂國家。今光死，子復爲大將軍，兄子秉樞機，昆弟諸壻據權勢，任兵官。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，或夜詔門出入，驕奢放縱，恐寖不制。宜有以損奪其權，破散陰謀，以固萬世之基，全功臣之世。」又故事，諸上書者皆爲二封，署其一曰副。領尚書者先發副封，所言不善，屏去不奏。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，以防壅蔽。宣帝善之，詔相給事中，皆從其議。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，乃罷其三侯，令就第，親屬皆出補吏。于是韋賢以老病免，相遂代爲丞相，封高平侯，食邑八百戶。及霍氏怨相，又憚之，謀矯太后詔，先召斬丞相，然后廢天子。

事發覺，伏誅。宣帝始親萬機，勵精爲治，練羣臣，核名實，而相總領衆職，甚稱上意。相明易經，有師法，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，以爲：「古今異制，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。」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，及賢臣賈誼、鼂錯、董仲舒等所言，奏請施行之，上皆納用焉。相救椽史案事郡國，及休告從家還至府，輒白四方異聞，或有逆賊、風雨災變，郡不上，相輒奏言之。時丙吉爲御史大夫，同心輔政，上皆重之。視事九歲，神爵三年薨，謚曰憲侯。

江統

江統字應元，陳留人也。靜默有遠志，時人爲之語曰：「嶷然稀言江應元。」除山陰令。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，統深惟四夷亂華，宜杜其萌，乃作《徙戎論》。其辭曰：

夫夷蠻戎狄，謂之四夷。四夷之中，戎狄爲甚。弱則畏服，強則侵叛。故匈奴求守邊塞，而侯應陳其不可；單于屈膝未央，而望之議以不臣。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，惟以待之有備，禦之有常。雖稽顙執贄，而邊城不弛固守；雖寇賊侵暴，而兵甲不加遠征。期令境內獲安，疆場不侵而已。

及至周室失統，諸侯專征，戎狄乘間得入中國，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。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室，襄公要秦據興姜戎。當春秋時，義渠、大荔居秦晉之域，陸渾、陰戎處伊洛之間，鄄瞞之屬害及濟東，侵入齊宋，陵虐邢衛。齊桓攘之，存亡繼絕，北伐山戎以開燕路，故仲尼稱管仲之方，嘉左衽之功。逮至戰國，楚吞蠻氏，晉剪陸渾，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，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。始皇并天下，南兼百越，北走匈奴，富是時，中國無復四夷也。

漢興西都長安，及至王莽之敗，西都荒毀。建武中，以馬援領隴西太守，討叛羌，徙其餘種於關中，居馮翊、河東空地，與華人雜處。數歲之後，族類蕃息，恃其肥彊，又苦漢人侵之。永初之元，騎都尉王弘使西域，發調羌氐以爲行衛，于是羣羌奔駭，互相扇動，二州之戎一時俱發，覆沒將守，屠破城邑。鄧騭征之，輿尸喪師，諸戎遂熾，至於南入蜀漢，東掠趙魏，唐突軹關，侵及河內。及遣北中軍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，十年之中，夷夏俱斃，任尚、馬賢僅乃克之。此所以爲害深重、累年不定也。雖由禦之無方，將非其才，亦豈不以寇發心腹，害起肘腋，疢篤難療，瘡大遲愈之故哉！

自此之後，餘燼不盡，小有際會，輒復侵叛。馬賢狃怵，終於覆敗；段熲臨衝，自西徂

東。雍州之戎常爲國患。漢末關中殘滅，魏興與蜀分隔，疆場之戎一彼一此。魏武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、千萬等，後因拔棄漢中，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，欲以弱寇彊國，扞禦蜀虜。此蓋權宜之計，一時之勢，非萬世之利也。今者當之，已受其弊矣。

夫關中土沃物豐，厥田上上，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，鄭國、白渠灌浸相通，黍稷之饒畝號一鍾，百姓謳詠其殷實，未聞戎狄宜布此土也。夫戎狄志態不與華同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，士庶翫習，侮其輕弱，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。至於蕃育衆盛，則坐生其心，以貪悍之性，挾憤怒之情，候隙乘便，輒爲橫逆。而居封域之內，無障塞之隔，掩不備之人，收散野之積，故能爲禍滋蔓，暴害不測。此必然之勢，已驗之事也。

當今之宜，宜及兵威方盛，衆事未罷，徙馮翊、北地、新平、安定界內諸羌，著先零、罕开、析支之地；徙扶風、始平、京兆之氐，出還隴右，著陰平、武都之界。廩其道路之糧，令足自致，各附本種，及其舊土，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。戎晉不雜，並得其所，上合往古卽叙之義，下爲盛世永久之規。縱有猾夏之心、風塵之警，則絕遠中國，隔越山河，雖有寇暴，所害不廣。是以充國、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，有征無戰，全軍獨尅也。

難者曰：「方今關中之禍，暴兵二載，征戍之勞，師老十萬。凶逆旣戮，悔惡初附，百姓望寧息之期，若枯旱之思雨。而子方欲作役起徒，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，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，恐羌戎離散，心不可一，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。」答曰：「羌戎狡猾，擅相號署，攻城野戰，傷害牧守，連兵聚衆，載離寒暑矣。而今異類瓦解，同種土崩，老幼繫虜，丁壯降散，禽離獸迸，不能相一者。子以此等爲尙挾餘資，悔惡反善，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？將勢窮道盡，智力俱困，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也？」曰：「無有餘力，勢窮道盡故也。」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，而令其進　　由已矣。夫樂其業者不易事，安其居者無遷志。方其自疑危懼，畏怖促遽，故可制以兵威，使之左右無違也。迨其死亡散離，與關中人户爲讐，故可遐遷遠處，令其心不懷土也。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，率其少多，戎狄居半。處之與遷，必須口實。若有窮乏，糇粒不繼，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。今我遷之，傳食而至，附其種族，自使相贍，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。此爲濟行者以廩糧，遺居者以積倉，寬關中之逼，去盜賊之原，除旦夕之損，建終年之益。若憚蹔舉之小勞，而忘永逸之弘策；惜日月之煩苦，而遺累世之寇敵，非所謂開物成務，創業垂統，崇基拓迹，謀及子孫者也。

時不能用，未及十年，而夷狄亂華，中原不守，可勝恨哉！

馬周

馬周字賓王，博州茌平人也。天資曠邁，鄉人以其不謹，細薄之。武德中，補州助教，不治事，刺史達奚恕數加誚讓，周乃去。客密州，趙仁本高其才，給使入關。周留客汴，爲浚儀令崔賢所辱，乃遂感激而西去。舍新豐逆旅，主人又不之顧，周命取酒一斗八升，獨酌而醉。至長安，舍中郎將常何家。時貞觀五年也，方詔百官極言得失。何武人不學，周因爲條二十餘事。太宗怪而問之，何曰：「此非臣所能，家客馬周教臣言也。」帝卽令召客，未至，遣使者四輩趨促。及謁見，與語大悅，詔立門下省。明年，拜監察御史，奉使稱職。帝以何得人，賜帛三百疋。

周上疏，其略曰：「臣伏見詔書，宗室功臣悉就藩國，貽厥子孫，世守其政。臣謂宗室功臣宜思所以安存之、富貴之，不必世官也。堯舜之父，有朱均之子。設有不肖，襲封嗣職，正欲絕之，則子文之治猶在；正欲存之，則欒黶之惡已暴。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，寧割恩於已亡之臣。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，適所以傷之也。臣謂宜賦以茅土，疇以戶邑，必有材行，乃隨器而授。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，所以終全其身者，良以此也。」帝善其言，除侍御史。

又言：「往貞觀初，率土霜儉，匹絹纔易斗米，而天下帖然者，百姓知陛下憂憐之，故人人自安，無謗讟也。五六年來，頻歲豐稔，匹絹至易粟十餘斛，而百姓咸怨，以爲陛下不憂憐之。何者？營爲者多不急之務也。夫儉以息人，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，今行之不難也。里語曰：『貧不學儉，富不學奢。』言其自然也。」疏奏，帝稱善，擢中書舍人。

周善敷奏，機辯明銳。帝每曰：「我暫不見周，卽思之。」侍中岑文本曰：「馬君論事，論文切理，聽之纚纚，令人忘倦。然鳶肩火色，騰上必迹，恐不能久。」十八年，遷中書令。二十二年卒，年四十八，贈幽州都督。

初，帝遇周厚，周頗自負。爲御史時，遣人以圖購宅，衆以其興書生素無貲，皆竊笑之。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，周遽以聞，帝卽詔有司給直，并賜奴婢什物。子載，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，與裴行儉分掌選事，故言吏部者稱裴馬焉。

李德裕〈官生〉

李德裕字文饒，吉甫子。德裕卓犖有大節，不喜與諸生試有司。吉甫勉之，答曰：「好驢馬不入隊行。」遂以蔭補校書郎。穆宗卽位，擢翰林學士。

始，吉甫相憲宗，牛僧孺、李宗閔對直言策，痛詆吉甫，吉甫泣訴於帝，有司皆得罪，遂與爲怨。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，李逢吉沮解其言，功未旣而吉甫卒，裴度實繼之。逢吉以議不合罷去，故追銜吉甫而怨度，擯德裕不得進。至是，間帝詠度，使與元稹相怨，奪其相位而已代之，欲引僧孺益樹黨，而牛李之憾結矣。僧孺亦爲上所厚，乃以僧孺同平章事，而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。

敬宗立，侈用無度，詔浙西上脂盌粧具。德裕奏：「比年旱災，物力未完。乃三月壬子赦令，常貢之外悉罷進獻矣。今本道所存者，惟留使錢五十萬緡，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，軍用褊急。今所須脂盌粧具，度用銀二萬三千兩、金百三十兩。物非土產，雖力營索，尙恐不逮。願詔宰相議，何以俾臣不違詔旨，不乏軍興，不疲人，不斂怨，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。」不報。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，德裕復奏言：「太宗時，使至凉州，見名鷹，諷李大亮獻之，大亮諫止，賜詔嘉嘆。玄宗時，使者抵江南捕鵁鶄、翠鳥，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，卽見褒納。皇甫詢織半臂、造琵琶捍撥、鏤牙筯於益州，蘇頲不奉詔，帝不加罪。夫鵁鶄、鏤牙，微物也，二三臣尙以勞人报德爲言。豈二祖不臣如此，今獨無之？蓋有位者蔽而不聞，非陛下拒不納也。」帝爲優詔停止焉。

時帝數遊幸，狎比羣小，聽朝簡忽。德裕上《丹扆六箴》，表辭皆明直婉切。帝雖不能用，猶敕韋處厚作詔，厚答其意。德裕久留江介，心戀闕廷，因事寄情，望迴聖獎。然爲逢吉排笮，訖不內徙。在浙西八年，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。裴度薦德裕材堪宰相，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，乃又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，引僧孺協力，罷度政事。二怨相濟，凡德裕所善悉逐之，於是二人權震天下，黨人牢不可破矣。

踰年，徙劍南西川。蜀自南詔入寇，敗杜元穎，而郭釗代之，病不能事，民失職無聊。德裕至，完殘奮怯，皆有條次。始，韋皋招來南詔，復嶲州，傾內資結蠻好，示以戰陣文法。德裕以皋啓戎資益，其策非是。至元穎時，遇隙而發，故長驅深入，蹂剔千里，蕩無子遺。今瘢夷尙新，非痛矯革，不能刷一方恥。乃建籌邊樓，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，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。其部落衆寡、饋餫遠邇，曲折咸具。乃請甲人於安定，弓人於河中，弩人於浙西。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。率戶二百取一人，使習戰，貸勿事，緩則農，急則戰，謂之「雄邊子弟」。築仗義城以制大度、淸溪關之阻，作禦

侮城以控榮經掎角勢，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。復邛崍關，徙嶲州治臺登，以奪蠻險。於是二邊寖懼，南詔還所俘掠四千人。吐蕃維州將悉怛謀遂以城降，德裕請於朝。僧孺居中沮其功，曰：「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。比來修好，約罷戎兵，中國禦戎，守信爲上。彼若來責，曰：『何事失信？』養馬蔚茹川，上平凉阪，萬騎綴回中，怒氣直辭，不三日至咸陽橋。此時西南數千里外，得百維州何所用之？徒棄誠信，有害無利。」命返悉怛謀於虜，以信所盟，吐蕃盡誅之境上。德裕終身以爲恨。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，盛言悉怛謀死，拒遠人向化。帝亦悔之，尤僧孺失策。僧孺內不自安，累表請罷，乃以僧孺充淮南節度使，而以李德裕爲兵部尚書。俄而宗閔罷，德裕代爲中書侍郎。又坐論李訓、鄭注，爲宗閔所　　，出爲鎮海觀察使，再貶袁州長史。

德裕與宗閔旣有黨，上甚患之，嘆曰：「去河北賊易，去朝中朋黨難。」未幾，宗閔以罪斥，而注、訓等敗。帝悟，乃以德裕爲太子賓客，分司東都。開成中，遷德裕淮南節度使。武宗立，召爲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初，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，五十四歲自淮南復相。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，一如父之年，當世榮之。旣入謝，卽進言治亂繫信任，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，仲對：「瑟琴笙竽、弋獵馳騁，非害霸者。惟知人不能舉，舉不能任，任而又雜以小人，害霸也。」又追論維州事云：「維州據高山絕頂，三面臨江，在戎虜平川之衝，是漢地入兵之路。初，河隴盡沒，惟此獨存。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，二十年後，兩男長成，竊開壘門，引兵夜入，遂爲所陷，號曰『無憂城』。從此得併力於西邊，更無虞於南路，憑陵近甸，旰食累朝。貞元中，韋皐欲經略河湟，須此城爲始，萬旅盡銳，急攻數年，雖擒論莽熱而還，城堅卒不可克。臣初到西蜀，外揚國威，中緝邊備。其維州熟臣信令，空壁來歸，臣始受其降，南蠻震懾，山西八國皆願內屬。其吐蕃合水、棲雞等城，旣失險阨，自須抽歸，可減八處鎮兵，坐收千里舊地。且維州未降前一年，吐蕃猶圍魯州，豈顧盟約？臣受降之初，指天爲誓，面許奏聞，各加酬賞。當時不與臣者，望風疾臣，詔臣執送悉怛謀等，令彼自戮。臣累表陳論，乞垂矜捨，答詔嚴切，竟令執還。體備三木，輿於竹畚，及將就路，　　叫嗚嗚。將吏對臣，無不隕涕。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，云：『旣以降彼，何須送來？』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，恣行殘忍，用固　　離，至乃擲其嬰孩，承以槍槊。絕忠欵之路，決凶虐之情，從古以來，未有此事。雖時更一紀，而運屬千年，乞追獎忠魂，各加褒贈。」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。

是時已擊敗回鶻。未幾，澤潞劉從諫死，其從子稹擅留事，以邀節度。德裕請用兵討稹，稹伏誅。策功拜太尉，進封趙國公。德裕固讓，言：「唐興，太尉惟七人，尚父子儀乃不敢拜。裴度爲司徒十年，亦不遷。臣願守舊秩足矣。」乃改封衛國公。韋弘質見德裕

嚮用，因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。德裕奏言：「管仲明於治國，其語曰：『國之重器，莫重於令。令重君尊，君尊國安。治人之本，莫要於令。』故曰：『虧令者死，益令者死，不行令者死，留令者死，不從令者死。五者無赦。』又曰：『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，是主威下繫於人也。』傳曰：『下輕其上爵，賤人圖柄臣，則國家搖動而下人不靜。』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，是圖柄臣者也。昔蕭望之，漢名儒，爲御史大夫，奏云：『歲首日月光少，咎在臣等。』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，下有司詰問。貞觀中，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：『人之思慮有限，一人不可總數職。』太宗曰：『此欲離間我君臣。』斥之嶺外。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，則人人皆得上論。至於制置職業，人主之柄，非小人所得干也。」時天下已平，德裕當國凡六年。方用兵時，決策制勝，他相無與，故威名獨重於時。

宣宗卽位，德裕奉冊太極殿。帝退，謂左右曰：「向行事近我者，非太尉邪？顧我，髦髮爲森豎。」翌日，罷爲荊南節度使。俄徙東都留守。白敏中、令狐綯、崔鉉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，又貶潮州司馬。明年，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，貶爲崖州司戶叅軍事。明年卒，年六十三。德裕旣沒，見夢令狐綯曰：「公幸哀我，使得歸葬。」綯語其子滈，滈曰：「執政皆其憾，可乎？」旣夕，又夢，懼曰：「衛公精爽可畏，不言，禍將及。」綯白帝，乃以喪還。白敏中，德裕所薦也。

德裕明辯有風采，善爲文章，雖至大位，猶不去書。其謀議援古爲質，衮衮可喜。常以經綸天下自爲。武宗知而能任之，言從計行，是時王室幾中興。德裕所居安邑里第，有院號「起草」，有亭曰「精思」。每計大事，則處其中，雖左右侍御不得預。不喜飲酒，後房無聲色娛。嘗言：「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，自是疑忌宗室，不令出閤。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，　　傷人倫。曏使天寶之末、建中之初，宗室散處方州，何至爲安祿山、朱泚所魚肉哉？」

初，德裕爲翰林學士，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。西川節度使段文昌、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，及榜出，無之。及第者，鄭朗，覃之弟；裴譔，度之子；蘇巢，宗閔之壻也。文昌言於上曰：「今歲禮部不公，所進士皆子弟無藝。」上以問諸學士，德裕、稹、紳皆曰：「誠如文昌言。」上乃貶徽江州刺史，宗閔劍川刺史。或勸徽奏文昌、紳屬書，徽曰：「苟無媿心，得喪一致，奈何奏人私書邪？」取書焚之。自是德裕、宗閔各分明黨，更相傾軋，垂四十年。李逢吉用事時，所親厚及附麗者甚衆，時人目爲「八關十六子」焉。逢吉去而後德裕進。德裕討澤潞及回鶻，計畫甚長。遭過武宗，可謂行其志矣。

郭崇韜

郭崇韜，鴈門人。莊宗卽位，拜崇韜樞密使。梁王彥章擊破德勝，唐軍大敗歸。莊宗問計崇韜，崇韜曰：「彥章圍我，意在取鄆州耳。臣願得兵數千，據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，以應鄆州爲名，彥章必來爭。旣分其兵，乃可圖也。然板築之功難卒就，陛下宜以精兵挑戰，使彥章兵不得來，十日壘成矣。」莊宗以爲然，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，所過驅掠居人，毀屋伐木，渡河築壘於博州東，晝夜督役，果六日而壘成。彥章引兵到，莊宗迎擊，大破之。

是時唐已失德勝，梁兵日掠澶、相、黎陽、衛州，而李繼韜以澤、潞叛入于梁，契丹復犯幽、　　。諸將皆曰：「唐得鄆州，隔河難守，不若棄鄆與梁，而西取衛州、黎陽，以河爲界，與梁約罷兵，毋相攻。」莊宗不悅，　　臥帳中，召崇韜問計。崇韜曰：「陛下興兵仗義，將士疲戰爭，生民苦轉餉者，十餘年矣。況今大號已建，自河以北，人皆引首以望成功。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，雖欲指河爲界，誰爲陛下守邪？願陛下分兵守魏，而自鄆州疾驅擣其巢穴，不出半月，天下定矣。」莊宗大喜，因問司天，司天言歲不利。崇韜曰：「古者命將，鑿凶門而出。況成算已決，區區常談何足信也！」莊宗遂卽日下令軍中，歸其家屬於魏。夜渡楊劉，從鄆州入襲汴州，八日而滅梁。莊宗推功，賜崇韜鐵券。崇韜未嘗居戰陣，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，位兼將相，遇事無所回避，而宦官、伶人用事者甚不便之。

崇韜頗懼，語其故人子弟曰：「吾佐天子取天下，今大功已就，而羣小交興。吾欲避之，歸守鎭陽，可乎？」故人子弟皆對曰：「俚語曰：『騎虎者，勢不得下。』今公權位已隆，而下多怨嫉，一失其勢，何能自安？」崇韜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對曰：「今中宮未立，而劉氏有寵，宜請立劉氏爲皇后，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。然後　　而乞身，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，必不聽公去。是外有避權之名，而內有中宮之助，又爲天下所悅，雖有讒間，不可動矣。」崇韜以爲然，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。崇韜素廉，自從入洛，始受四方賂遺。故人子弟或以爲言，崇韜曰：「吾位兼將相，祿賜巨萬，豈少此耶？今藩鎭諸侯多梁舊將，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。今一切拒之，能無反側？」明年，天子有事南郊，崇韜乃悉獻其所藏，以佐賞給。莊宗已郊，遂立劉氏爲皇后。

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。莊宗思得高樓避暑，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。左右皆曰：「郭崇韜眉頭不伸，嘗爲租庸惜財。陛下雖欲改作，其可得乎？」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：「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，雖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馬，不以爲勞。今居深宮，蔭廣厦，反不勝

其熱，何也？」崇韜對曰：「陛下昔以天下爲心，今以一身爲意，艱難逸豫，爲慮不同。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，常如河上，則可使煩暑坐變清凉矣。」莊宗默然不悅，卒遣允平起樓，崇韜果切諫。左右因　　之曰：「崇韜之第，無異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熱？」由是讒間愈入。

明年，征蜀，議擇大將。時明宗爲總管當行，而崇韜恐以讒見危，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，乃請以親王爲元帥，率師討之。莊宗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，崇韜爲招討使，率大軍入蜀。蜀平，崇韜語繼岌曰：「王有破蜀大功，師旋，必爲太子。俟主上萬歲後，當盡去宦官。」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聞之，咸切齒此言。莊宗聞蜀破，遣宦官向延嗣勞軍，崇韜又不郊迎。延嗣發怒，因與從襲等共搆之。延嗣歸，讒之劉后，后泣訴於帝，莊宗大怒。及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，將行，帝令誅崇韜，并其子廷誨、廷信。崇韜有五子，其二從死，餘皆見殺。

崇韜自以爲子儀之後，其伐蜀也，過子儀墓，下馬號慟而去，聞者頗以爲笑。然崇韜盡忠國家，有大略。其已破蜀，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，欲因以綏來之。其不幸被讒以死，信矣哉！盈滿之難居也，利令智昏，貪今人愚也。